

陳毅二十年詩編

周佛西題

鹽城周滌欽著

滌
欽
二
十
年
詩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六日初版

滌欽二十年詩編 全一冊

~~~~~ 實價 ~~~~~

~~~~~ 元 ~~~~~

版權所有

著者

周

滌

欽

發行者兼印刷者

鎮江江南印書館

地址 四府街內

電話 四四五號

不准翻印

寄售處

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東 | 南 | 南 | 南 | 南 | 南 | 鎮 | 鎮 | 上 | 上 |
| 海 | 京 | 京 | 京 | 京 | 京 | 江 | 江 | 海 | 海 |
| 新 | 成 | 太 | 太 | 狀 | 狀 | 中 | 中 | 生 | 作 |
| 浦 | 賢 | 平 | 平 | 元 | 元 | 山 | 山 | 活 | 者 |
| 三 | 街 | 路 | 路 | 境 | 境 | 路 | 路 | 書 | 書 |
| 五 | 天 | 中 | 南 | 文 | 萃 | 中 | 鎮 | 江 | 書 |
| 書 | 一 | 南 | 洋 | 海 | 古 | 文 | 央 | 書 | 書 |
| 店 | 書 | 書 | 書 | 山 | 山 | 書 | 書 | 書 | 書 |
| 店 | 局 | 局 | 局 | 堂 | 房 | 房 | 局 | 店 | 店 |

易序

滌欽兄二十年之詩編將付梓，遠自天涯海角之灌雲函余曰：

「……弟良朋摯友雖衆，然人格最高，抗性最敦厚，天才最雄健，惟兄一人而已！故弟永遠留爲紀念之拙作第一篇序，乞兄椽筆爲之。天下雖有李杜復生，弟亦不願向之討一字！」

余復函云：

「……弟良朋摯友雖衆，然人格最高，抗性最敦厚，天才最雄健，惟兄一人而已！故弟永遠留爲紀念之尊作第一篇序，步兄椽筆爲之。天下雖有李杜復生，弟亦不願爲之作一字！」

嗟乎，世道凌夷，人心不古，友朋之義，蕩然無存。求能肝胆相照，性趣相投，意志相合，而忠義互勗，事業相期，艱苦共嘗者，能幾人耶？竊嘗論之，古者交友

有三益三損之目，今日交友，應有兩端：一曰良心，一曰血性。有良心無血性，其人雖善，不足與有爲；有血性無良心，其人雖可與有爲，而非善，必有良心，有血性，而後爲吾人可交之友。然居今日而欲求有良心有血性之友，其難乃等于登青天。何則？人心根本已壞，競向欺詐，爭慕勢位，權衡利害，『白首相知猶按劍，朱門未達笑彈冠。』人情翻覆早似波瀾矣。此交友之難，一也。有良心血性之人矣，而不必爲吾友，茫茫斯世，圓頭方趾戴髮而含貝者何處無之，而不必皆吾友也。人生有一機緣，過此機緣則一切盡失，友之不友不必盡吾所期也，故交一友乃如登天難，二也。得友而交之矣，而或因環境，而或因身世，而或因心情，得一友不必竟一友，是交猶未交，不交猶愈于交也，此交友之難，三也。有此三難，故吾人居今世而欲求一友，其難真等于登青天。吾真不信吾能登青天，然吾真登青天矣，何見得？吾得一滌欽而友之，排三難得一友，樂乃無窮！

吾嘗讀滌欽之詩，且熟讀之矣。其詩乃如其人，不僅如其人，而乃如我。何

謂滌欽之詩乃如我者，非君左之自稱，乃人格之本體也。人之患在忘我，能
人人不忘我，而我斯存。我存故我在，我在故一切萬物皆在。讀一人之詩，應具
三副眼光：其一，視其詩如其人否？其人爲慷慨悲歌者，而其詩文爲哀感頑豔，
在僞與非僞之間；其詩文若竟爲溫柔旖旎，猶在半真半僞之內；其詩文而爲
平樂清淡，則真僞矣。非平樂清淡之不足入于品性，以其不屬於慷慨悲歌之
人故斷其爲僞也。吾人讀古人之詩，猶想見其人，如讀杜詩知其爲杜甫，讀李
詩知其爲李白，而李白之決非杜甫與杜甫之決非李白，必待讀其詩而後知
也。讀其詩而知其人，與其詩而使人知，此文學家之本色也。其二，詩固如其
人矣，然人之所以爲人，必自有其特性，如李白之爲李白，杜甫之爲杜甫，盡人
而知之矣。然李白何以獨爲其李白？何以不同于杜甫？不同于任何人？則李白
固自有其特性在；質言之，卽李白之我不同於任何人之我也。故讀詩如其人
者，汎稱之臆測，而其詩如其人且如其自我者，特稱之肯定也。雖然，詩言志，志

者成已成人。成人成物。夫惟有我在，故有人在；夫惟有人在，故有物在。我不獨成，其在我而已，必成其在人，必成其在物。故詩人者，孕天地而與造化爲一體者也。李杜之詩，何一處無我？又何一處無人？更何一處無物？此其所以爲李

杜歟！

知斯三義，而後可與言詩。若滌欽，真今之詩人，亦古之詩人也。吾雅不欲言其技術，吾以爲技術乃詩之末，吾欲勸滌欽還以自勉，並以勉人者，乃在詩之本。詩之本何在？在志，在情，良心，卽志，血性，卽情。有志與情之人，而後可與言詩，而後可作詩；有良心與血性之人，而後可以交友，而後可與人交；是故詩人必兼備此，以蔚天地浩然之氣，而彌塞乎六合，故詩人非以文學之技術工也。然卽以技術言之，則滌欽所造之詣，已迥越尋常。余試舉其一例：如滌欽與余遊茅山，破明下山，寒郊曙色蒼茫，滌欽騎馬背吟曰：『薄霧半山魚肚白，殘星數點馬頭紅。』此何等技術耶！余當時爲易一字：『星』易爲『燈』。此是當

前實景，滌欽狂喜，此又何等境界耶！

嗟乎，人生之俯仰悲歡離合升沈皆偶然耳，惟人間之友誼則巨萬古而長存也！滌欽待余，余待滌欽，皆以良心血性相燭照，肝胆對光輝，道義相勉勵，而學問互切磋也，一屆共事于宜城，再度同客于京江，今滌欽遊乎天涯海角之灌雲，以從事于地方教育之整頓，吾知滌欽必有爲也；其臨行，余贈以詩曰：『知君此去必成名，海角天涯不憶君；君子之交如水淡，粗茶淡飯送君行。』此去蒼梧片影空，書生報國氣如虹；相期今歲春三月，同訪雲臺第一峯！吾意于春花燦爛如錦之青峯巔，有二仙客飄飄然飄飄然，其清姿玉骨有古美人遺世而獨立之態，而嘯傲海空，目送飛雲，琴韻泉音以報其高山流水之調，斯時也，吾與滌欽之至樂爲何如乎？爲何如乎？

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九日漢壽易君左序于古京江

醉中作題 游欽兄述集

游兄述二百首 遊琴意摩高可吞於世我所不始
鮮為允且說至中酒竹葉青如大小杜蓮蒼白似長
慶友各有真味能詩人一言兩言足不打平生獨愛
第沽飲三年已不入吾手與製家夫子吾所師有世
不腫而自走夫子致六三年世但知音難再觀
游欽兄知方又聞兄一夕語我懷萬談兄一
卷世薇與口人全得意无二三可憐失意常
八九明朝進酒聖手觴與兄來作碎卿字
碎卿之中指有世馮兄再條二百首

癸酉九月弟盧前京口記

自叙

詩者何人間之寶也，亦天下之妖也。「扣之以大則大鳴，扣之以小則小鳴；」「染於蒼則蒼，染於黃則黃。」然其爲寶爲妖，恆視學詩者運用得法與否爲轉移。善易者不談易，善詩者不談詩。何平叔妄談易理，而易之微言絕；匡鼎來說詩解人頤，而詩之道亡。毛詩不過三百，古詩不過十九，而聲光滿天下，千古流傳不朽者何也？能合乎學詩之旨耳。故善學詩者，能以之振作士氣，復興民族；不善學詩者，能因之身敗名裂，國破家亡，爲天下後世笑！荆卿吟易水之辭，白虹貫日；漸離擊燕市之筑，秦政亡魂；張良散楚歌，困項羽于垓下，日本唱祈戰死之曲，擊敗俄軍，詩之感人，何其深歟？反之，隋煬帝，李後主，宋徽宗，……詩詞歌曲，均妙絕寰區，而俱不克令終，延其國祚者何耶！良以學詩不得其道，故爾召國破家亡之慘！

列甯革命完成，由于悲壯詩歌之賜與；我國民氣銷沉，則由于頹廢詩歌之傳染。試觀今日國內學詩者，非失之泥古，即失之拘今；泥古者，株守舊章，不知變化，破口說詩，非漢即魏，非唐即宋，未涉藩籬，肆談堂奧，拘今者，類多無病而呻，不守法度，千篇一律，鮮有意義。甚至新舊各分派別，互相詆醜，是皆不知詩之真諦，徒作鄒魯之閩者也。詩之厄運，于斯爲極！「詩言志」，「歌永言」。志爲言之的，言爲心之聲；心有所感，發爲咏嘆！咏嘆之不足，播爲詩歌，情見乎辭，辭達乎意，一片天真，自然流露，隱顯各臻其妙！不拘拘于格律之間，而超出乎跡象之外，是乃詩之神品。學詩者當于此求之。儻有人焉，能振鉄血精神，養天地正氣；面似冰霜，心如熱火；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。」若而人者，果爲詩人也，吾將熬一瓣心香，五體投地以崇拜之！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」若而人者，果非詩人也，吾亦將熬一瓣心香，五體投地以崇拜之，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」

蓋詩之義，有廣有狹。廣尚質，狹尚文。廣義言之，鍛鍊身心，陶寫性情，以學問相敦，以氣節自勵。化作常山之血，喚醒國魂，發爲正氣之歌，吞滅胡虜。此血也，歌也，乃詩之本質也。亦卽人間之寶也。吟風咏雪，舞月謳雲，吐藻揚葩，嘔心刺腎，蹈六代綺靡之習，忘百年民族之差。五步成詩，徒博七子之名。十年作賦，難救五胡之亂。此詩也，賦也，乃詩之浮文也。亦卽天下之妖也。明乎此義，則知詩之界綫而於學詩之道，思過半矣。

滌欽不敏，初識之無，何敢言詩。然當髫年，因受仲尼氏召二三子學詩之感應，遂有嗜痂之癖。東塗西抹，南腔北調，忽忽已愈念年。以言體裁，則古今兼有；以言成績，則文質兩無。布鼓雷門，曷勝慙汗。然余學詩之傾向，則始終重質而輕文，破除新舊門戶之見。如蘇李之溫柔敦厚，陶韋之中正和平，李杜之高超，白之樸迂，韓之酸辣，蘇之豪縱，王龍標之沈雄，陸劍南之真摯，文天祥之壯烈，吳嘉紀之堅貞，金亞匏之俊邁，黃公度之汪洋……是皆國家之寶，民族

之花。爲余所服膺，願終身學之而自愧望塵莫及者也。但余平生學詩之興趣，則甚濃厚，每當酒酣耳熱之際，美人作長袖之舞，嘉賓奏金石之聲，忽然詩興勃發，如駿馬下坡，不可遏抑；於是噙髡筆，傾墨瓶，伸紙直書，意到筆隨。字跡傾斜，筆花飛舞！此時鬢影衣香，墨痕酒氣，打成一片，幾模糊不可辨認。酒醒視之，則瑕瑜互見，有秀語如削玉貫珠者，有胡說如牛溲馬勃者，但略易數字，卽裝入小篋中，不復修飾，以留廬山真面。或值春秋佳日，科頭赤足於豆棚瓜架之下；或當公餘之暇，放浪形骸於名山大水之間，手揮五弦，目送飛鴻，悠然自得，詩趣橫生，如大江流水，滔滔不能自已，於是挫小鉛筆，展小花箋，隨手拈來，都成妙諦，造語不求甚工，但取怡情悅性而已。有時夜深人靜，滿天涼月，黃葉亂飛，忽然孤憤酸情，新仇舊恨，湧現心頭，不覺披衣下床，繞室而走，一縷詩魂，從肺肝流出，急索筆書之，往往未終篇而詩興已杳如黃鶴，復棄筆酣臥，不知東方之已白。有時偶得佳句，驚喜欲狂，甫脫稿，卽「載馳載奔」，覓素心朋友以

商可否？雖冰雪塞途，風雨滿天，不顧也；既覲面，則出袖中詩艸與友同聲朗誦，音震屋瓦，傍觀者環而笑之！至目爲怪物，不問也。讀竟，或貯之古錦囊，或棄之拉雜箱，初無主觀，每視當時興趣如何？不必因詩之妍醜而定取舍。此余過去學詩之習慣也。要之，余之視詩如無聲音樂，無色畫圖，但求爲國家謀幸福，爲民族爭光榮！工作餘閑，借詩爲恢復疲勞之工具。至評量余詩有無保留價值，千秋自有定論，非余所知也。亦非余所計及也。志在壽己壽人而已！癸酉年十二月廿一日（卽民國廿三年一月十六日）爲余四十生辰。壯志未酬，華年漸逝，重溫舊夢，百感交縈！有持餽贖爲余壽者，余笑而却之，壽余者知余意，亦不復相強。乃轉而慫恿余將過去詩草付梓，留爲紀念！余聽其言，乃將廿年來學詩成績，從篋中檢出，擇其可存者，凡二百首，釐爲六卷，合成一帙。金陵盧薰野兄爲余題其端曰：滌欽二十年詩編。謄錄既成，乃就商於琴意樓主人，主人曰：可！然後付手民。嗟乎！余乃天下第一傷心人也，豈好爲此雕虫末技哉？昔日遊

皖中，皖中人士爭目余爲詩人。夫讀余詩者而以詩人目余之詩，以詩人目余之人，是豈余之知己也哉？

二三，五，滌欽寫於灌雲

舊事重提百可哀！
仇人未上斷頭臺；
六朝騷雅迷荒水，
小技雕蟲騁異材。

滌欽本編集句



影 近 者 作